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四

蕭山 朱枟 雲士

武備

海防

請移江寧提督駐鎮海口　順治十七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林德馨謹

為分鎮臣以扼海口、移快船以練水師、清嚴西北門戶、

鞏固東南半壁事、竊照

國家財賦、多取給於江廣吳越、而敎野無豚、尤關通於京

輦從儀、遂乃以海上遊魂、殺於蹂躪內地、既未出沒無虞

先驚阻商餘、繼以海口為害之地、無扼抗之勝策、任海

孽出沒而莫之制也、為今計者、急議移鎮固關、而設

防尤所必須、業經科臣　建寧陳奏、見在部議鉅備艘達

牙、臣計自一思、敢為我

皇上

欽定

陳之查明季舊例江寧稱為留都設文武操江文職選之九
卿武則勳之公侯並題置有兵馬船隻以討軍實
而防範洵誠重之也我
嗣為省官方之變議撤去操乃移操江於下游未見太平
遂弛海防於不講致從粵逆突其滋肆狂逞雖經剿未
即安隅則傳船飭師綢繆寧靖剿後守並防剿之機權
及臨壯敵之客帥將之旗下起於水戰未嫻再議攜重
又恐被長不及伏見江寧設有操督武陞之員統轄滿漢
官兵為南北要衝致忠之營平日恃馬江干棋鄰水路大
將之選無足當甘且標下兵丁多知水性與其議劃省

揀練有待、何如分飭海口以集兵實、況兵係見兵無須招募、
地皆汛地不謂越庖耳

勅採

擬註蘇揚江南營機宜協同調度至於兵濟之需、臣更
責成江寧馬快船而以備遞貢時鮮及敕解織造等用
各皆齊

旨飭

節是五年修造停泊江濱、且船皆完整無論換造器
具無不畢備、即一切每年工食並可不待周章而皆措置可
所缺設者計莫便於此惟

綸綍

之一頒將塗浦之王見於此、臣更有請者、根固二山之設原
以防禦江口、而今賊去不知、賊來無備、因其仇隙徒損

國威、

禁書省遊二將

官即令分鎮營、臣遴用紀律操下及智勇能幹之員、其題

充補兼缴出汛畫地分防、然之以賞罰之格、庶群不鼓勵

以圖功名於其上而為有關大之海疆、臣不信矣

月十

請飭江寧巡按綱紀疏　順治十一年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陳棐謹

奏為封疆攸係請

飭按臣心綱紀以收桑榆事臣閱邸報見江寧巡按周國佐

有微臣剿賊搜括一疏其自叙擒賊捷功鑿鑿深於經

上去按臣前報大戰奪賊巢穴方奉

旨確察真偽列其功之大小有無臣不能懸揣也但節鉞大臣當

一封疆重任固宜智深勇沉無可前有可之後前可中見忠

補過之義不肆雜乃反瘴叔

主之職分也姓名振一海洋之命耳振敗然師海大挫金山瞰就

擇、不謂正違、自喜正直五、不謂不久一旦飽於颺去、憲
且包藏禍心、接臣於此、復思往返、竭力防護、則名根之
寇何以再行猖獗、乃觀接臣疏中有云、大海重洋、茫
茫無際、忽彼忽此、蹤無定向、以此責臣、是奚地之被劫而
歸咎於浙、且可歸咎於閩等語、臣竊嘆接臣不惟於浙
地往之責、並於邇而來之接矣、若而接我、夫海之安危我
門矣、豈比土苗洋路往可近內地、沙不容淺沙、擱舟、
彼無所用其攻我、亦無所因其守其溝入之路、必由海口、而
海口有數、故分汛設防、以專責成、如寇從閩之海口入、咎在專
閫之封疆重臣、寇從浙之海口入、咎在浙之封疆重臣、

之匪實從蘇松入口門戶失守浙省內地以致臣身膺藩撫之
球之寄而不任其責然將誰屬況往之為國已莫及而以致
寇之入犯終莫有歸咎之處於任事疆此一誤何堪再誤乎
今名振全軍如鳥獸散而耽耽之視不可嚮邇道路之談
知計謀全無從多則耳目主第一路至如撫臣昂日宗
茫茫已先為言之矣封疆復何所裁供乎

皇上

嚴飭該撫於未雨之時預為綢繆之計使咽喉重地不致
擾亂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東南幸甚浙省幸甚

陳海防積弊 順治十六年

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臣蔡行馨謹

奏為

請陳言仰祈

睿鑒以除弊害以圖治安事。臣浙東豎儒，恭沐

皇恩，擢臣海防，任事以來，歷有三載，深從諸臣工之後，凡閩剿經

畫，無不獨竭愚衷，圖報

皇恩於萬一。然

君門甚遠，臣言甚微，且百姓疾苦，方以靡力救援為恨，

茲臣代覩未當恭達

上諭

許大小欽臣直陳地方利弊，實千載一時，正徵臣繪圖請

命之日也。臣生洋言洋，生海言海，洋海情形，揣摩已熟，見

閱亦確，藐玄而不言，是上負

朝廷，下負殘赤，亦何賴有此一夜也。伏蒙

皇上不以臣言為非，救民水火，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何患

海賊不化為赤子，洋黎不即登春臺也。所有條陳七款，為我

皇上陳之：

一、舟兵之下寨宜禁也。凡援剿哨巡諸兵馬，寨屯於洋嶼，民

米谷炭鐵薪芊等項，固軍中所必需，而凡借軍需為名

以私圖射利者亦不少。臣每見舟兵於私忽下寨，便致奪

銀兩買兩寨堡長畏威兩亦敢之惶或止於守候寨堡長
上不敢差兩滇貸還銀兩擁稱若馬兵從差擾源源
費更無可計且有仗刀棍勾引汛兵挾讐揑怨捏造民數
款目逐柱細入螯死刑咈訴更有負冤奔控或不受拘喚
或托於間良有司受其凌辱人犯被其擾匿諸如此類不
可枚舉不自咨惟祈

皇上
飭令督撫嚴飭止許協理兵馬剿捕賊匪凡民間之官
惠諒有司支給所有買賣貨值俱照市價備銀支發
商發糾糾發寨堡長寨堡長買貸徹知知商徹發
支發如現收立商知不過一舉手之勞隨使兵民無擾

之害、凡有一弁員兵丁、將私票入寨僅此、莊百姓協擒
解送到衙門會審定罪、在
皇恩逃避於海洲、而去一夫之不獲矣、
一摺剿之兵馬宜分也、
飭逐設兵、原以衛百姓城池、船設標汛、百姓以衛兵也、七中左與
海澄、漳浦、雲霄、詔安等處、皆一帆可至、倘我兵急宜星
羅碁列於海岸、朝夕枕戈以待、已衛哭未有易枕於首
知之城內、候報報之兇至、而後出兵以應之、此況相去甚遠
兵出而賊已滿載、兵到而賊發船、更有會議遷延而賊已
深入盤據矣、甚有百姓攜子抱女、啼哭而望城救生畏

避之兵及堅閉城門而不納賊出焚掠及城下而敵不敢輕

出一語何也自今以後除滿洲大兵及投誠諸兵暫在羅

畢駐劄城中以備居中調度接應但不宜兵民雜處也

便至中左右五路援剿各兵如龍溪之石美城尚可修整

駐重兵以扼賊船之首衝於如海澄與漳浦地方之銅山

陸鰲元鍾南澳猶曰一水之隔可至於浮宮方田之東南

以及鎮海衛佛潭橋舊鎮杜潯等處皆為陸路我兵

馬所能及概為棄置而不一顧況鎮海城民現生猶

不宜分一總兵以鎮之安置寧至於雲霄乃漳浦諸

要而扼之咽喉也查雲霄一鎮不過土兵之數百步兵安

能捍禦擁之海賊、第一有力、咽喉關鍵、在沿海一帶、然有舊城寨而無兵者、急宜以王猷之說、或度地之大鎮、屯劃出兵遊弋其間、或百里一大營、或五十里一小營、屯聚守于捍禦員之衙、令一段地以為之任、遠近連絡、勢如長蛇、擊尾首應、擊首尾應、擊中則首尾俱應、使賊不敢登岸而內窺、所謂禦寇賊於門戶、不禦寇賊於堂奧也、兵力散營於沿海各城中、擁握支張、要於少聚、知無憂乎不擊固、深民不冀其不安集矣

水師舊制、宜修也、從來設一水師、以防海、而後設海防者、亦猶乎監軍也、查舊制海防衙門、一帶者

欽頒

閩防一類春秋二時李海道詳按既委汛凡營兵之强弱
虚實粮米之有無冒濫并兵之疎略界限烽墩城敎
之堅瑕修復皆得以嚴核上司時時整飭今閩防未經
汛查之舊猶皆蕩廢而當聞夫爲之計莫若悉
照舊制凡屬海務水汛應為海防官呼吸相應指臂
互使調度兵船合防然後畫一統轄標兵不得拘
情故縱出於沿海一帶無有偷營冒勢猶故主境場有以
肆詐但知抽稅肥家不顧通海犯逆或至一六二七三八等
境頻到未否麻叢營四方物無不畢集有發無發澤
臥置蕩揚帆而去此揭海之尤甚而有司不敢問食兵不敢

動也自今以後凡近海通舟之墩場毋論福興泉漳等處理應一律防守凡有招閩墩堡部主置其重典不赦如與盜獲濟少而海寇之咽喉自絕故責水師以巡緝撫濟為首圖海賊之急務也

義役之積弊宜清也自兩者協濟司餉下領餉大兵等需糧草以致換班兵馬之支役自必取給於撫寨保甲然因以分派上中下三等理勢然也今查漳郡凡撫寨保中卿豬衙役百姓積重更向如其不能配應而虐之食忍吏胥派撥受有以上作中以中作下故猶曰係害其百姓也又有私行受賄以下作中以中作上且巧立名色以上作

皇上
上、是使百姓窮而無告、或於虛而完賦、或素寨而私匿、甚有以金而匿寨不報、更有鄉紳勢豪盡而不敢派、使窮民戶獨當賦、皆以致捐役不均、令民逃徙且若輩吏胥一設入手、握權擒拿、俵科索百端、或因一派、或於乾隱私、仍捏造民丈而吞食不覺、失吞名之数反多於正供、自今以往、惟祈
申飭督撫大臣、嚴飭印官通行楚示、凡編審僅中所居之人照戶計丁、照田計粮之多寡、並某戶業農某戶業商、以分本末之輕重、攢造定冊、或仍照編審舊例、造報上司、存案稽查、及移毋論鄉紳勢豪、如

與百姓僞寄者、且有吏書營胥徇私扶同蒙蔽、民指出造者、
敕以速
罪、且有司私徇情面、不力為民清釐、致里胥之侵殘黎
之殘喘少甦、賦稅之責以清矣、
閩寺之荒田宜核也、寺僧之田、惟閩稱多、合一省而計之、
不數萬畝、自兵荒之後、僧徒多死亡、間存三數經理之人、是
僧去而寺存、荒田而糧存也、臣屢見知縣僅科此徵糧
敲撲而報收、追欠如故、查照寺有將田六分充餉、四分撥僧
之旨、否不總院道行查、某而中寢焉、今宜仍做前設詳
請寺僧自存四分為焚修之資、自收本年之最荒者給之

為本另備造一冊招募有力之人開墾免其初年籽粒、粒
生種、次年仍稍豁若干石為度、租以充兵餉、一如租種營
田之例、其田給與帖照、永遠為業、以贍八口、或有投誠之兵
願開墾田地、亦如前法給與帖照、令其永遠歸農、仍編
入就近里甲田之家甲冊中、責令該里長收租、農仍其
稽查、出入不許妄作非為、如是行之既久、則投誠之田畝
漸墾、貧傭之積累漸寬、境內之荒田漸墾、兵馬之糧
餉漸擴、再而有協濟之餉可以減此一舉而數善備、似
不免舉而力行之也、至于民田之荒者亦有萬計、而沿海
諸處為尤多、何也、民犯日就死亡、乃逃徙而未歸也、急宜

於夜形勢一一清查，就近信與管之據，兵營畢點，以自膳，
仍以各隊之長條嚴禁，哄兒無袖手坐食之兵，而藏轄
運往報之苦，正示賊以且戰且守且耕，有如出軍之難
撼，有如戚時之屯田兵，有因志民無二心矣，若夫斟酌損
益，皆按院司詳臣自有因時置宜調劑於成之法，至臣
不敢預擬也。
軍防之間置官備也，二廳皆無轄名之害，則二者皆為
閩省之貴，免無軍而清查，而無名設種有餘之實而已。
可查承，臣於十二年隨營遣將軍，皆子精所至擇投附
兵馬屯屯，按日荒烟如築，株洲，遷派偏艘查接濟

招流亡苟延生息劍之卅、致啟多端、需人料理、今已三年、漸見
成平苟能簡材、不難查撥計、減一度之冗費、亦小補於軍
需、況裁無家亦通、延滿北而軍防止歸一廳、則鄰省之成
例可做乃也
衛所之征糧宜罷也、從來每食指百姓之武弁、實缺
家梓安千佳米一經征比、老糧足不肯持、竟與小甲衛差瓠
肅作弊、表裏分肥、而歷年不撥之故、有之民、稍有才技
性之者、放撲竭力、苛求不服、民命之難堪、往往然者之
患害、撫治已久、民苦無告、倘歸併有司、軍民咸稱
利便、但知良業有錯落之後、恐鮮冗而難清、莫若歸併

隨軍之間歷、若責成有志力之衛守備千總等員亦可裁者裁之、其不可裁者、仍令附隊守協辦標下、群者皆
飭汛地官兵可也、以上七款皆地方實在情形、臣見聞既確、不敢壅於
上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陳靖海王策　順治十六年

奏

工科都給事臣姚延啓謹

為請沛恩澤以收人心、明賞罰以勵衆志、廣鼓勸以振軍聲事、竊見島嶼小醜、輒敢乘虛突犯、深入內地、示之恃舟檝之長技、乘風濤之便利、狡焉狂逞、然而遠離窠穴、務不能久、飽掠思颺、危情惕息、此正天亡之日也、我

皇上特遣禁旅、指授方畧、天戈所向、自當殲滅無遺、臣義憤所觸、殫心籌畫、仰佐

宵旰之憂、惟

皇上留意焉、何謂沛恩澤以收人心、一曰緩逋負、

皇上御極以來昭仁覃澤久已淪肌浹髓四海歸心矣迺者
因度支告匱清釐鈔糧節年積逋多數十餘萬有司
畏於考成暫責追呼不遺餘力甚至有民間新完留
以抵舊負賣妻鬻子究竟不能結局者貧民皮骨從
盡而敲樸徒煩前逋未清後逋又積不但其民無生之
坐為民者喪其樂生之心窮其無聊思亂且其返之甚於
國課而實足以斂怨何如寬舊征新之
皇上浩蕩之恩也至曾經賊之去尤望
特恩早蠲積逋以宏軫恤之仁若其殘破之餘又苦追呼若盜
戶口逃亡窮民皆化而為賊遂其所失望特逼之積逋

皇上

而已哉、一曰寬脅從、

代天牧民、誰非赤子、自海逆英兵以來、沿海郡邑、惟匪患使防守將弁及有司皆能併力同心、何難擾堞、國守無如將領平日不能先事預防、有司平日素無善政愛養、一旦匪至、手足忙亂、各思自保妻孥、文武將吏先已存倖叔戈、猖獗堞百姓、誰不寒心喪膽、皆謂先事地方各將領有司能守、而無軌之民、潛通賊匪、夷堞謀叛、甚至此竄不可赦、必至明辟首為從之人、明正典刑、以儆將來、若文武官員、不能倡率士民、先無固志、因而百姓惶懼、開門納匪者、此皆罪在將弁有司、不得概責小民、以失守之罪也、若

迨大兵到日、玉石俱焚、若不分別逆順、良民必遭屠戮、伏願
皇上
推天地覆載之仁、哀憫小民、爲賊驅迫勉強從順、實
非本心、
特勅
大將軍嚴拏分別逆順、勿濫及無辜、以昭
皇上
好生之德、然數百萬生靈、孰不感泣歡呼、共祝萬年有
道之長耶、第一誅戮太濫、盡近閭之必皆抱怖惕息一逞
賊到、愈加爲鷙獸駭、是驅之使散矣、夫此從逆寬宥
二者、雖原壹出述洞之論、然人心既固、賊勢必不至蔓
延、實根本之先著、殄寇之要策也、何謂明賞罰、蓋
眾志白刃生前將使之冒死衝鋒、外寇雲集、將責之

登陴誓守，此宜以信賞必罰，激發其忠義之氣。士卒多有樂罰，而敵怯者未必賞，於士氣沮喪，恇怯不振，每遇賊互奔竄，望風先退，良民醜類同歎，古今之情，雖即古之大帥也。用兵之時，可以便宜從事，有功人員，宜立予題叙，不拘文武生員及主簿、縣佐，如有能保守一城一邑，及殺賊破敵，身殉其事者，生員、百姓，即予優獎；主簿、縣佐，即加陞擢；廢棄山林者，即為舉用；如犯罪革降者，即予議復。其舊不顧身以死勤事者，其事人姓名，仍採其子孫，無往不感激自厲。至于倡逆迎賊，及為賊通線，買米助糧者，立行誅戮。如此則眾志成城，三軍用命，自然勇氣百倍，我守

皆有所恃矣、何謂廣技勸以振軍聲減游逆之

練水師、以備戰艦、昔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今

採舟楫、使船如使馬、而後可以制勝、今濱江沿海之民、習於

舟楫者正不乏人、或飢寒所迫、賊匪乃招、亡命於波

濤之中、而加招練、必為賊用、而艦戰縱大、比為水艇之

比為商船、及八槳船工資活路、宜搜括舵夫設而上全

所籍者謂水師宜做

京招民之仰有技指資招募、精於水戰百名以上者皆於

親試之技藝、兼為選擇、於檣桅梯禾與繩網、以為標

請授之有技以家稍似數千金及數百金不等、助遣

船艘費用、亦為分別叙録、或犯罪派往、以下各令捐助
免助罪、如係本身所犯、酌量減等、充軍者而家屬
達生此采能急公慕義、不妨竟與請旌、以示
獎進
法外之恩、若見水岸拮甲、躍躍成羣、艨艟巨艦、指
揮四應、而以投艘縱流、揚帆為聖矣、以上數款、或為抵
禦之謀、或資戰守之備、僅見七日人心不固中志未靡
軍都怯懦、臣蒙
皇上
豢養有年、恨不能荷戈執殳、効死行間、藉塵草野
之忠、仰贊
廟謨
之一隅、伏望

皇上鑒宥採擇

請陳遷移邊民之令 順治十八年

浙廣道監察御史臣李之芳跪

奏為冒死備陳乞

俯恤民瘼以固

國家事、山賊海賊何代無之、但當制御有方、俾民獲寧宇、

未聞棄之

天朝、遷民避賊、若是乎遷民之為勢亟而可於今者為

陛下陳之、

聖朝仁政、以得民為本、善民歸心、以輸納為先、五者沿海一帶

遺逆叢毒、正供什派、輸將恐後、此足征順民之大端、而

深而憐憫者也、宜思移粟、重予短之以聖訓、其今
詔諭欲從五省沿海遷民、所謂不可者一也、昔日明政不修、逆閹
犯闕、北京淪陷、我
欽兵仁義之師、掃除逆寇、救民水火、是以率土歸心、滿漢
一家、今中左彈丸之地、不里西討、塞遷以避之、此
天朝偉烈、何所謂不可者二也、鄭成功江南大敗、膽破心驚、
今已遠遁臺灣、所有餘孽、或擒或剿、呼吸而定、況沿
海皆吾赤子、一旦遷之、流離無措、室家靡寧、或從而
逃去、與歸彼、是以民予敵、所謂不可者三也、周成王亦嘗
遷頑民於洛邑、當時因以洛泰之故、庠序以教育

之使兵民知禮義而無異念心於逆賊沿海一帶當日出示諭限數日官兵一到遂去田宅撇家產別墳墓離鄉而去是委民於溝壑也為民父母寧忍若是所謂不可者四也江南濱土一夫寸田不滿三畝一家聚食尚捕魚買販以補不足

聖諭須下於酌給田宅安插移民乃無所措且當道者未有安置惟催趕日促使民而進負其不至數日粮盡其必至數月餘通變內地無家可依無粮可食饑寒迫而將邪生不為海寇即為山賊一去持年四方鄉閭應其哀之何所謂不可其五也鄭成功當年於接附於海濱二

兵、操防、文武官長、厯練之選擇、稅賦之籌畫、國之用、所納東西二洋船餉數萬、正以為不可亡五省之民、沿海已居其中、其近者不思所擇安民、只務其以遷移、能使賊自斃乎、是賊未必能盡殲、民未必能盡降服、而家先棄五省之土地人民、所謂不可者一也、江南魚鹽為富強之資、沿海一帶魚鹽之利、何止數十萬、土產之物、百倍其利、況乃日用之需、魚鹽五谷之輔、百無魚鹽、物將日廢、且土產年份、給京從此而止、所謂不可者二也、支郡知內地之類、邊界以捍衛、是設邊界為郡知藩籬、所以衛民、今兵不可守沿海者

遷其民移居內地別賊長驅直扣堅邑其誰禦之不如令
守內地之兵撥一半守邊界謂脩所聯絡鄉民以相助我守
使賊不敢窺視邊界如是則內地更守所謂不守者也
當道者不為深謀遠慮採一新之權主其省姓及於反
賊為之不順問誰之咎 臣本忠是冒昧上訴猶有濟之
之命爲死不悔或以臣 言爲可採則臣死榮於生倘
以臣爲無可用雖 臣不死亦何益於國伏望
頒降遷移之令下哀痛之
詔使民霑
恩惠

國享長寧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請開海界之禁 康熙十一年

題

福建總督臣范承謨謹

為請開海界之禁酌還民業並嚴捍捕以裕兵餉而

安民業事竊惟古今之時勢有常必有變人臣之謀國

有經必有權前者當滇南告變之前以起倉卒切閩係疆場

之地有斟酌權宜而通時應變即前後執引經之說以

疏於事先而忽於事變也臣親閱者日前情形為我

皇上陳之閩人活計非耕即漁一自遷界以來民田荒廢二

萬餘頃虧減正供約計有二十餘萬之多以致賦稅日缺

國用不足而沿海廬舍畝畝化為阡陌老幼[illegible]而振饑

溝壑逃亡四方者不計其數，所謂孑遺無業之窮無生
而求顛沛流離至此已極，逮來念皇上之未便日資窮
而窮撫僞饑寒交迫而盜心生，窮保其常為良民哉
皇上
信心海界之整正若民難生之會，而民地何以屯寨為
界雖云展界墾田，其實不及十分之一，且虛界離海為
遠，與其棄為盜藪，何如復為民業，如瀕海遙棧而
此皆遷民隨前飄流，君死為不肯為紅者，亦與以常業
行無有活計而自取死亡之理，即釘蘇油鐵絲細布急
皆將商巨賈豪土根有力者之所為，窮民無此資本
何由而濟，如瀕近沿海，雖先聽船隻標大海賊易登

岸支不止數十所條皆海潮湧入之小港汛時退不能行
泊若設防兵守禦要害又寬大無際可遠設立水師
原爲捍禦岩疆者有意門戶而守者甚之程目今多
了之時海外不無窺伺伏乞
皇上
飭臣相度形勢應仍舊者依前防備應更換者
奏
請更移務使將領不致安偷無以杜廢之憂與協濟
遙越之虞兵足衛民之不足所恃捍外而內亦安寧
從來富國強兵莫有過於漁鹽之利開自禁海以來
利孔既塞是以兵窮民困目下寬其不拘之際進呼
雖頒糈餉仍俟兵足接食之需引領協濟各省支

變添兵屯之索餉安能反致協濟乎今惟有請照米
錢取魚之故究漁船沿邊採捕每十隻聯為甲行
以稽查違生之法進開港之時止許隨帶乾糧不許多
携米谷等物令就近將領率防海兵巡哨督押漁船
朝出暮歸仍照依甲次序灣泊內港聚集一處以便稽
查其採捕之魚十取其二以充餉課此項料糧或借給
邊民以為鹽餘或存貯備修船隻一舉而數善備
焉可否可行臣即行施設如不可行決不致貽邊疆
之患此兵餉裕而
國用足荒田墾而流離輯僅科錢而人民安矣

請留臺灣永歸版圖 康熙二十二年

靖海將軍臣施 琅謹

題爲恭陳臺灣棄留之利害，仰祈

睿鑒事。竊照臺灣地方，東連吳会，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回，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離澎湖一大洋，水路三更餘，遙查明季設水衛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餘遙。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潜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數萬人。鄭芝龍爲海寇時，以爲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爲互市之所。紅毛遂

睽俗土番、接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
十八年、為海逆鄭成功所踞、糾集亡命、挾誘土番、荼
毒海邦、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六十餘年、
無時不廑
宸衷、臣奉
旨征討、親歷其地、備見野沃土膏、物產利溥、禾桑並盛、魚
鹽滋生、滿山皆屬茂林、遍處多栽修竹、硫磺、水藤、
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
帛耳、茲則木棉盛出、經織不乏、且舟帆四達、絲縷踵
至、飭禁雖嚴、終難杜絕、實肥饒之區、險阻之域、

逆孽乃一旦淨

天威、怯

聖法、納土歸

命、此誠天以未闢之方輿資

皇上天南之保障、永絕邊海之禍患、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地方既入版圖、土番人民均屬赤子、善後之計、尤宜周詳、此地前係為荒陬、後置度外、然今流寓人民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所從番安土重遷、先業流離、殊費經營、實乏長策、況以有限之船、渡無窮之民、非閱數年難以招致、使渡儀不及、苟且塞責、

留該地深山窮谷、竄伏潛匿、實繁有徒、和同土番、從而
嘯聚、假以內地之逃軍閑民、急則走險、糾黨為祟、造
舟製軍器、剽掠海濱、此所謂藉兵寇而齎盜粮
固昭彰較著者也、此原為紅毛住處、無時不在涎貪
亦必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則彼性狡黠、所到之處
善能鼓惑人心、重有夾板船隻、精固堅大、往來海
外所不敵、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無伎倆、以此地數千
里之膏腴、復附依泊、必倡合黨夥、窺伺海邊、逼近門
庭、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保無虞、彼時復勤
師遠征、兩涉大洋、汪波不測、恐未必再見成效、如僅守

澎湖而棄臺灣、台澎湖孤懸海中、土地單薄、界於臺
灣、遠隔金廈、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臺
灣、所以固澎湖也、臺灣一守、兼之沿邊水師汛防嚴密、
各相犄角、聲氣相通、應援易及、可以寧息、況昔日鄭
逆所以得負抗逋誅者、以臺灣為巢穴、以澎湖為門
戶、四通八達、游移肆虐、任其所之、我之師船、往來有阻、
今地方既為我得、在在官兵星羅棋布、風期順利、片
帆可至、雖有奸萌、不敢復發、臣業與部臣蘇拜、撫
臣金鋐等會議之中、部臣、撫臣未履其地、去留未敢
進決、臣閱歷周詳、不敢遽議輕棄者也、伏思

皇上建極以來、
仁風遐暢、
威靈遠振、四海賓貢、萬國咸寧、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服、以新方拓之土、莫難設守、以東南之藩籬、及海氣無請内地添設之官兵、而陸續添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二處、臺灣設總兵一員、水師副將一員、陸師參將二員、兵八千名、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通共計兵一萬名、足以固守、又無添兵俸餉之費、其防守總兵副將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升内地、毋致久任、永為成例在我

皇上

優爵重祿推心置腹大小將弁誰不勉勵竭忠然當此地方初
闢正賦糧餉殊宜蠲免現有一萬兵食權行全給二年後
開徵可以佐需抑且寓兵於農可以濟用毋庸再資內地之
轉輸也蓋籌天下之形勢必求萬全臺灣一地雖屬外
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地耕種猶可少資兵食固當
議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輸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
惟去留之際利害攸關何敢知而不言如我

朝

兵力比於前代更為強盛當時封疆大臣無經國遠猷
矢志討賊狃於目前苟安為計盡遷五省邊民以避寇患
致賊勢愈熾而生民顛沛往事不臧延禍至今重遺

朝
廷宵旰之憂、臣何為
皇恩
高厚、行年六十有餘、衰老餘生、頻冀報稱萬一、熟諳該地
情形、不敢不言、並臣今日知而不言、至後來萬一潰變難圖、若想
皇上
責臣以纖悉之罪、臣又焉所自逭、故當此地方削平定計去留、
莫敢擔承、臣思毫芒之失、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因
會議之際、臣雖請之極道難處之緣、左都臣振臣臣目所
未經、更不能深悉民情形、是以臣於會議蹤之外、不避冒
瀆、以民利害自行詳細據陳、伏乞閱
欽
進呈疆重大案、當出自
朝
鮮、外差傳地圖一張附進

御覽、緣係陳奏臺灣地去留事宜、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

睿鑒施行、

陳沿海要務 雍正年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管巡撫事臣李衛謹

奏為稟陳沿海地方應行要務事竊身任重寄凡有關民生者隨時查訪次第舉行查寧波府鄞縣之大嵩十二十三都圍民田數萬餘畝離海十餘里止嵩港一條日久淤淺內少支河以蓄淡水外無堤壩以捍堵潮雨少即憂旱乾潮大又防浸灌十載之中多未敢收上年係災今雖甚旺臣飭委地方官查勘參於大嵩港口建築石壩使潮水不致內灌將嵩港潮河開濬修通自大碶頭至華園止分浚一支河於通過海之橫山頭等處建石閘六座築土塘一條則蓄

瀕有資旱潦無患不但內地民田多荒瘠為膏腴而
沿海十餘里墾田工竣之後初年即種植棉花二三年後
可栽插禾稻一勞永逸實為萬世之利又該海灘之吳淞
大邱二鄉俱係內地平坦之田方廣約數十餘里中間向有
大閘為上年御旱宣洩之計閘下有浦通流入海今已圮廢
以故兩鄉荒落萬餘畝棄置不耕即內地無田亦有水旱之
虞若於浦口築堤內行修閘並相地形分建碶堤兩鄉
田畝歲得豐收荒落萬餘俾可成熟此二處實皆大有益
於地方經工費亦需鉅萬無有出處是以遷延難行臣思
此等有利於國計民生之事自當設法興舉去歲查有上年

四川買回米石平糶價銀除歸還原款外尚餘銀一萬七千

餘兩經臣 咨部存庫留充公用又臣前次奏明於藩庫內於

借撥生息銀二萬一千餘兩原留以接濟寧波府城等項公

事之用今塘工估計不敷若干並資為有餘不應請

旨於此二項內撥用一款成此美舉工完核實題銷海疆有裨再

定海縣所屬舟山遠臨臺閩海中沃土闊田甚多與新

闢之玉環山相等從前封禁多年無隱佔今雖陸續

首出尚恐未盡之處於該設立專員協同地方官查丈清

理至於沿海偏僻私米臣名已屢行禁止亦且細訪察有

有夜須更加防範且如各州之黃巖太平二縣素稱產米

之鄉、私運出往、多於此地、緣界前於因黃巖地方廣闊、
故劃定鄉都、分設臨海太平二縣、彼時地界犬牙相錯、遂
將黃岩縣東門十里之外、由悵就遠至家子坰浦海門一帶地
方、皆歸臨海管轄、而實則自海門離黃岩縣城止四十里、海
道止二十里、而離臨海縣則有一百二三十里不等、目前私運往
多於此處、實由黃岩雖近而非該管之地方、文武不能推
諉、即有拿獲、亦須遠解臨海縣過審、附至臨海雖屬有
轄、而散去不及稽查難周、臣見係名如而協會同查勘
確議、擬將臨黃二縣所轄遠近不均之處、酌量具題改
定、使界址聯絡、責成易專、不第偷運之弊可除、而士民完

控馭該處無舍近就遠之難再海門原係衛所從前設劃
汛兵扼截海口後改歸提標黃岩此地為各協營所轄兩岸對峙
中隔椒江寬廣十里自黃岩至府郡者由此江橫渡為嶼岔
來向係給椒黃太三縣旅棠民載米渡江至郡民有擧
之苦經由江入海往帆如飛四十里江面之寬又係急流接
經瞭望稍有不及即被偷越出口今雖兩岸設立巡崖責成
營汛撥汛聯巡查而小艇帶再係往接營從難照絕
因皆係陸汛並無水師營船常川巡查是否銅製難除臣
擬將此處兩岸皆添設水師船隻令其往來巡哨庶為
周密 以上各條 臣 惟早為籌議所條係八月間巡查海

况时、親々再加察勘、俾令巡期未可預知、庶不使因循搪塞、

為此一面附摺奏聞請

旨、一面次第悉心籌理、並咨行會同大理寺卿臣程桂酌議

者、俟得有彼此會商要一以期仰副

皇上慎重邊疆之至意、謹

奏

請定巡洋會哨之法 乾隆十五年

奏

閩浙總督臣喀爾吉善謹

奏為請定巡洋會哨之法以稽勤惰以重海防事竊照閩浙兩省海洋綿亘數千里北接江省南接粵洋廣澳直達西南外番陀回時東洋各島其洋面險遠重要紛錯外洋貿船與內地商漁絡繹往來汪洋浩瀚之中汛守防護所不能及惟藉遊巡舟師實力哨巡俾奸宄難窺伺商賈方獲安寧而遊巡舟師之實力哨巡與否尤藉統巡大員親身督察無稍懈弛於洋面實有裨益臣蒙

聖恩簡畀閩浙封疆，附之以後，請海洋為急務，兼轄水師，熟悉稽值巡洋之頭處，切囑付務令往來洋面搜緝為要，遂令各營分派出備兵巡查南北兩洋，各將勤惰著臣就兩省巡洋官兵於藍之洋來洋面情形詳覈之跟蹤會哨虛實，因為從前之法尚未周詳，亟應酌擬以程著究名教為我

皇上陳之。查巡洋定例，每年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底止，總兵臣皆定總巡洋面係巡，各營四塊定界址，分巡仍與上下接界，總巡分巡及兵皆定為與會哨，是統巡會哨一法，能將聯絡聲援，實可稽覈勤惰。今查鎮臣雖有總巡之責，而並以

巡洋限期、會哨雖有指定界址、未定有查驗章程、現在各鎮臣未嘗不出洋巡查、並出巡之船、或疏或密、巡歷洋面或近或遠、竟無一定、更或因辦理營務、不能久歷外洋、出巡未久、隨即回棹、甚至於附有客沿途貿易者、三鎮因係水陸相兼、巡船雖以遊歷無定、不時兼令出洋、更無一定程限、總巡大員出洋、皆藉口日少、分巡仍循千總、懈弛偷安、勢所不免、即使撥船呈報出洋巡哨、或停泊近島、或寄碇僻澳、是否在洋梭織遊巡、茫無稽考、至於文界會哨、惟憑一紙咨文、是實是虛、更全無憑可征驗、洋匪竊伺巡歷稀疏、乘間剽劫、為害商賈、殊

非慎重海防之道、且查照總巡洋面近者不過數百里、遠亦不出千里、自二月出巡至九月撤巡、計歷八閏月為時甚久、應請定以每月和與接界總巡員兵會哨一次為)應會哨月分上汛先巡北洋、後巡南洋、照下汛先巡南洋後巡北洋、如浙省定海鎮先巡北洋、與江南崇明鎮會哨於大羊山、後赴南洋、與黃岩鎮會哨於石浦港、黃岩鎮照先巡南洋、與溫州鎮會哨於沙角山、後赴北洋、定海鎮會哨於石浦港、溫州鎮照先巡北洋、與黃巖鎮會哨於沙角山、後赴南洋、與閩省海壇鎮會哨於南關、海壇鎮則先巡南洋、與金門鎮會哨於門稿、後赴北洋、與

溫州鎮會哨於南關，金門鎮各先巡北洋，與海壇鎮會
哨於門梅，後赴南洋，與南澳鎮會哨於將軍澳。
彼此呼聯，遞相先後，分上下兩鎮，聲勢不致疏懈，而免
守候耽延之責。臣 於各鎮應會哨月分先遣於
下員弁齎持令箭，往赴會哨島嶼，守候兩鎮會
齊，取具印會收文，以為征驗。仍令各鎮將所歷過洋面各
營分巡防汛兵船，逐一查，臣分別勤惰，核實開報，
臣察核懲究。至各分巡營員會哨地界，更屬近便，上
下洋面不出數百里，應請定以一月會哨一次，仍照巡會
哨之法，上巡先北後南，下巡先南後北，定所於各界島嶼

會哨。至會哨時，先令總巡鎮臣派船員弁齎令前往
會哨，交兩營各兵，俟兩汛兵船到齊，取具鈐記押結通
報。如遇誤不到，指報參究。如此立定限制，實力督巡，不特
巡洋將弁備有規避，有干稽察，即總巡臣有不實力督巡
以致會哨竟一任虛文以規避巡洋，參處總巡之
咸循至收會哨之實效，似於綏靖海洋之道不無小補。
閩省臺灣水師，與內地隔越重洋，向係副將總巡越
守分巡，應請仍照舊例遵行。臣因事關防海重務，與福建
水師提臣陳天駿、浙江提臣譚行義往返商酌，意見相同，
謹繕摺具奏，伏乞

皇上

聖鑒飭議施行再照閩浙兩省業臣總巡先請定期

會哨至江南廣東二省洋面與閩浙連界應歷一

定議遵行

議寬臺灣客民搬眷之禁 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為請廣臺民搬眷之

恩例、並定有司失察偷渡之處分、以安民生、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惟我

朝

德威遠敷、薄海內外、共沐

恩膏、如臺灣府屬一廳四縣、歸隸版圖、將及百年、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暨我

皇上、

聖〻涵

奏

濡久成樂土居其地者俱係閩粵省積游幽知之民但

於春時往耕西成回籍迨後海禁漸嚴一律不准搬移

彼往其生業產盡洋地老死於臺其田園又不准搬移

眷屬另娶番女恐滋擾害經升任廣東撫臣 鄂彌達

凡有妻子在內地者許呈給照搬眷入臺編甲為良人

人有室家之繫累謀生念切自能不敢為非更令有田

者據接眷之路志感激奮興安生樂業旋經議准令其

於乾隆四年前督臣 郝玉麟以流寓民眷亦已搬取即

呈請限逐延各屬查報請定於乾隆五年停止給照

奏、

復於乾隆五年巡視臺灣給事中舒輅等具
奏內地民人或因臺地就年衰老欲來侍養或因內地孤
獨無依欲來就養無如例有明禁倘因甘蹈偷渡之愆
而身家冒險將船艄駛至外洋如遇荒島詭稱到臺從
棄於僻荒島人烟斷絕生而餓斃餓而逃山上激至於奉
命允准歸服因碍請照之粹移有出身之子請仍准撤
春經部議令該督撫確查定議前督臣馬爾泰等
議具題經於乾隆十二年五月督臣喀爾吉善以前臺
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請定限一年之後不準給照自此
停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民人有渡臺民人禁絕往來亦能

撫務、現在閩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之身俱在內地
者、正復不少、向之孑身過臺者、今以墾闢田產足供俯
仰矣、向之童稚無知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
茲率之而歸、似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
非人情所安、設更思念父母、戀妻子、無因完聚之隙、衷
實有不能自已、以致道不釋者、甘受偷渡之重罪、冒險
偷渡、百端叢生、從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知府
魯鼎梅纂修臺灣府志記云、內地人民在臺營生
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之資、急於赴臺就養、於
例禁嚴、賄囑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魚船夜載出口、

私上大船、探查後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汛經口覺

察、奸艄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遞回籍之民室

廬拋棄、器物一空、無更有奸艄串通習水積匪、用

濕漏之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

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到岸、恐人知覺、

遇有沙汕、輒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

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

流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罔顧行險、相率陷

阱、言之痛心、臣思愚民之被害、奸艄之肆惡、不言鑿、

之而接、臣與乾隆九年巡臺給事中六十七等原奏亦請

而合、該處知縣魯鼎梅、身任臺灣、見聞自確、載之邑傳、
無考、訪飭查、臣一載以來、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率
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至往洋巨浸、人跡罕到之地、
被害者既已沒於波濤、倖免者又緣自干禁令、莫敢聲
訴、故偷越雖嚴、而偷渡者接踵、臣與督臣俱令先後
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獲、或出港遇風而返回、計自乾
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十月止、一載之中、共查獲
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九百九十名、內溺斃三十
四人、其餘經拏訊、俱分別遞回原籍、是已經發覺者如
此、其私自過臺在洋被害者、更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

鈞廖

達赤子向之憂慮為匪其養恙生長更身之無籍、亦令民

民既已報官立業、有父母妻子之係無、有仰事俯育

之辛勤、自無顧惜家身、而思保聚、此港前曾擬請

臣所以畫有條理擬奏之請也、及李淮行、道查慮之

後亦年有憂慮者曰流寓生息於此、其民籍土著、亦有

（去之後只有至于家、其謀久居之計、內田作民之繳養者）

離以奸民之倫游改令之憂慮者因窮極逆旅、常懷內顧

之憂、左轄比帳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致內地老幼

男婦皆猶無依之人、近於就養、竟至離而走險畢命

波濤、船所以何律

皇上如天之德，一視之仁也。臣受
恩深重，身任海疆，備見
聖主愛養黎元，率照一夫不得其所，為之謀安全計長遠
者，無微不至，雖遠處臺灣良民，猶廑
宸衷。注臣思海外臺民，擁眷者能自己而將有之傷殘
貽害無窮，實有負而真陳於
聖主之前，茲合應仰懇
勅命定議，嚴飭海內地方無業之民，及並無親屬在臺者
一切罪犯，仍照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處以遞回外
於在臺有業之民，其有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擇聚

女及同胞兄弟、並田地墳、許先赴臺地該管廳縣報明始準

籍住處、暨眷口姓氏年歲、開造清冊、移明內地原籍

查對相符、覆到之日、准報明該管道府、給與護照為

回原籍搬接至臺、民田地居住、仍至臺招租相依定報

者、即先由內地該管州縣報明、造冊移明臺地、確查後

到、再由督撫給照過臺、仍責成廈門海防兩同知存案

汛武員、凡過臺眷口、失均須驗明人照相符、方准放

行、若有假冒、該管官查參議處、汛口文武失察徇隱、一併

分別處分、其至臺無業之民、並無親屬可依寔係

船戶包攬偷渡者、仍照例嚴拏、查有匿民之案

偷渡雖由奸徒之引誘亦由於該管地方官平素失於化
導稽查所致嗣後海口查獲無照偷渡男婦解回本
籍者即按人數之多寡將原籍州知縣與該管州分
定例庶良民得循謹之例不敢徼撽倖險免受奸
煽之惑而地方官所患失察者咸自知勤加化導
先使禁止令行奸民有別清良善美防範最周似
與臺地之海防民生均有稗益而我
皇上
浩蕩深仁洋溢中外與海義之含容光大同其悠久
無疆矣

奏

嚴海口稽查之法　乾隆二十五年

浙江按察司革職留任臣李治運謹

奏為請嚴海口稽查之法以清盜源事竊照浙省濱海與江南福建連界往來千里朝夕可通惟遠方貿易諸船到口稽查難密襍混之餘附近商民揚帆出入最易藏奸如書劉綱備魚大者封財採貸雖有防汛員弁巡哨而出而去而來停泊之業勢難時時備查多迨破案獲犯供係沿海窮民充當船戶水手多年徼資糧因而造舟或竄山僻樵採或泊洋收鮮雖蹤跡詭秘然總不出各省界連各口定例凡造船身將船戶姓名籍

[illegible]

貫係燒搶船隻板片、出洋後信與西洋各船隻、琉球人等詳詢
姓名年貌、凡所通各處、有無坐駕、劉姓、及販運貨、方
將移行之法、無不周密、並此等語、至是否尚有其船中有
無漏、遺粮食、米石、硝磺等類、務究其所出、而究其所入、
而於各船之貨物資財、有無來歷、一一無從追問、因而
採惟之徒、息其異貨收驗之業、遂擁厚資、甚其所
至之處、稍能搜對、飭伊等通情之弊、臣請嗣後除遠
省本省船、仍照舊辦理、無庸另查外、餘凡附近出
洋船隻、於領照時、務將作何生業、切實供證、於到日
上岸時、令稽查員弁將其所載貨物、逐一查驗、凡照

內所濫、不復有此貨物者、即交地方官嚴加根究，即使
來歷有因、亦必詳登檔簿，各交傳有失主、即開具
失單開傳各口、每日所獲貨物、檢簿相似、並留存查時
獲贓、即將收鮮一案、有將網下釣之人、釣船無網者積
者人之網、并於出票時所釣魚色樣所有之網定知當
取、他處魚船而有細貨、其船而有鮮貨、即交原頭所為
是、近日平浙知破獲浙省洋界行舟被劫一案、盜匪夥再
等平名、但係浙江界常之船、業嚴緝拏進擊、黃天孫
破獲江省洋界、擱淺被搶一案、盜犯林炳等數十名俱
係閩省捕魚之船、所自閩來貨物、并皆盈千累百之

本案徒安得一犯有此、竟縱蹤、實由於此、今莫得上
洋給照牌注程前、到口驗貨、核對於後、分派押緊從
左各口指數之間、於何著落定做、直追餘情、並嚴販海
洋翔擾之弊、漸可肅清矣、

條陳稽察海洋魚船章程 乾隆二十五年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

奏為籌酌例案立法稽察漁船以安商旅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照濱海一帶漁船出入遊資潛蹤最為商民之害必

須整飭各船實力整頓編排字號書寫帆檣稽查出入

始不致藉名漁船出外為匪臣於今春出巡洋泉沿海

地方周行察視得悉海上情形與司道府廳熟商妥籌

並援酌議前來臣復詳細確議參酌舊時成例謹按

現在情形將應行查辦事宜數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漁船應取船主澳甲保結，以清源頭也。查船上水手多
係貧窮，而船主為多殷實，所僱舵水之好歹，雖賭船
主之耳目。令闔省漁船於赴知縣照及商船改換魚船時，
先由船主取具族鄰澳甲保結，並取令船主慎僱舵
水、舵、闔月年貌，出具各水手不敢為匪切結，送知縣、
到入照，並取十船連環互結存案，於未出季出之前，移
知各汛口，另行查驗放行。如年貌不符，照保頂名即行移
究，倘出洋據獲一船為匪，餘船連坐；餘船能將為匪
船戶首捕到官者，免其坐罪。如船主及原保結澳甲
不早首報，一併參處，俾船主人等志所警懼，不致濫

雇匪人、更有將船給與伯姊弟兄子姪親友代駕出海者、並取代駕出海族保甘結、令船赴地官呈報立案、平時出需用舵水、總責成本船之主覓雇結報、俾有考覈、源頭一清、為盜之風可息、

一

漁船出口、進口不過、應責澳甲船主查報也、查漁船赴洋者採捕、春冬出洋、本有定期、春汛以立春後赴外採給牌照、配載網罟、於三月中旬、四月下旬出口至五月七月回棹、冬汛於九月間出口、於年底回棹、但向來通照亦無查報之例、因內洋道遠生洋、致滋弊端、漁船回棹、雖有先後不同、而駕往採捕、多屬連䑸而出、其未

回究船何處逗遛、遷延躲匿、名責令澳甲船主商首
先進口之漁船、查明未回船隻現在何處、因何未回、
訪有寄住係偽、倘面頂不返、即專知地方及移查
沿海汛營、押逐回籍、倘澳甲船主窩匿頂不行查察以
致洋注流入為匪、俱將澳甲船主分別治罪、其業係風
汛不順、訊明取結釋放、其有小船在本澳採捕能
歸、該許澳甲即行具文通則俱治澳甲之罪、勿往返各
有定期、須稽察、並無為奸宄、
漁船攜帶貨物、應加稽察、以防來歷不明、查漁船原
止採捕魚鮮、非比經商貿易、向無關給發時以發遠

方貨物、即或係有第四五處、令赴買貨之地方汛口、該汛弁
以便沿海巡哨弁兵及守口員弁查驗、如第外另帶多
貨、即將船查明來歷、備沿海哨船及汛員查驗、不
實或受賄狗縱、一經發覺、照例參處、
商漁船隻、應於帆檣大書名號、使得易於別也、查定
例福建省商漁船隻、及大桅、用綠油漆飾、推船頭到
字號、用紅油漆字為圈、巡閱傳示沿海、一望分明目擊
今浙省船帆檣顏色、黑白互兩字之大小、有無不一定、
且竟以為帆檣書號原於海上往來一目瞭然、匪船姓
名、無所隱諱、殊彼有所顧忌、不敢不然、為匪應請覈

帆檣號字色不必拘定、如帆檣之本色青黑、即寫粉
字、如帆檣之白色、即書黑字、務依船照原號字號、
書寫。福建省某府某州某縣漁船戶某人、或船主某
人字樣、於船檣兩旁大書深刻、每字長闊一尺、帆上每
字長闊二尺、漆以黑白顏色、飾以桐油、俾字可耐久、如
日久模糊、即隨時重寫油飾、務令遠望瞭然、俾沿海
汛口查驗船隻文書、上承衙門、及出洋舟師、便於稽
查。如無字號、兩船照不符者、立即根究係賊船、即
行擒捕、毋使兔脫。若船隻所到之處、無論閩省外省
俱有文武員弁與無匯船無從細點、即或巧捷搶劫、

而事主又能默記帆檣字樣、報官追捕、海洋雖大、將匪
無處托足矣。以上四條、係臣謹參稽舊例、復確採情形、
悉心酌商、務於法得簡易、行之不煩、而實效可為保
海洋寧謐、以仰副我

皇上

除暴安良之至意、

籌巡防海洋事宜 乾隆三十年

兩江總督臣高晉江蘇巡撫臣莊有恭謹

奏為遵

旨籌辦巡防海洋事宜請立章程以資備請旨事臣莊有

恭查辦洋盜案大者定擬具

奏善前督臣尹繼善業將遵辦緣由會稿具

聞旨如何嚴立章程精擇巡防杜緝不致日久視為具文及

沿海營縣地方如盜案大者刻期緝獲命盜無聞見之大

將弁等處應行如何撥守派巡以專責成以資查察之

處並應飭行司道悉心籌議去後茲據該司道等轉

據浙省商船緝捕地方情形議覆前來，昔臣尹繼善來浙會商核定，臣高晉莅任與臣莊有恭悉籌核除南匯一營，向係水師，改為陸路，今應仍舊制畢竣，毋庸另議，臣等會同提臣再四商量，另摺具
奏外，所有酌定章程，現在奉行條例，有應酌加更定之處，謹為
皇上一一陳之：
一、商漁船隻給照之例，宜酌為變通，以杜弊竇也。查例載商漁船隻，造船時呈報州縣，查取澳甲、戶族、里長、隣佑保結，方准成造，完日報官，親驗給照，開明在船人年

號籍貫、初出口時並于汛口掛號、將照並號簿註日月、蓋印放
行、回籍時仍於本籍印官處交送、照呈驗、違者治罪、各等
語之法亦甚周詳嚴密、其出海之船、惟有船商販粤閩浙江
北販山東直隸錦盛等處、遠出經年往回、遠至半年、所
恃惟因舵水人等更換无少、且多挾有家眷、年船
為匪之為、稽查歷來換劄之案、俱係採捕漁船、兩邊船
戶二三月一出、或百數出入之船、舵水手人等數皆臨時
雇覓、設給長短工價、對不能經年常在本船、今責令
船主於成造完日、報官和號時、將在船人年貌籍貫開
明給照、舊船設定即時開報、並多不要、若易一舵水、即令

已隨時呈報又恐驚擾難行徒滋需索是以先行檢出
查驗要多自不符而暗放偷渡之弊皆因之以起所
有漁船舵水人等並請照例之文錢因應設旗號照
除商船仍照舊定例將其船舵水人等年貌給執照外其
漁船止將船主姓名籍貫及作何生業開造印照並將
船甲字號於大小桅篷及船旁大書深刻仍於照內多
留餘紙俟出口時即責成守口員弁將該漁船前往
何處作何生業並在船舵水年貌的實姓名籍貫
逐一查填入照並註明驗放行並將所填人數照船號填送
有一船為匪則合其船之年貌籍貫皆可按籍而稽如果照

匪人則將地方保甲查填不實則將守口之員弁參處

如此分別辦理俾漁船給照不自惹設

稽查出入互為成責海關各口也查從前載船復出洋稅關

衙門先發至地方印照發給牌有案給者亦照地方

責係設立是設立稅關匪船由司稅課亦委有盤察

稽查之責況海洋為匪皆係漁船漁船出口既由該關

換票進口亦經該關繳票查驗是役未能盤詰僅厭

之匪蹤跡難亦難稽察惟是該關委員吏役以為稅

課之外能亡索費或漁船而載有貨或雜船及帶有

貨貨皆不加究詰以致漫無覺察應請飭該海關所有口岸

一切倒換照票，查驗人數、登填簿册、蓋印戳放行、並進口時稽查諸事、責成該委員吏役等司查辦，如有人照不符、船貨互異，即送地方官審究，如失於覺察、匪船闌入，審明係由何處口岸，所有委員者、即將該員照例查參，實係役吏舞弊者，即將該吏役責革，仍酌加枷號治罪。如此互相稽查，更為嚴密，於防海之道、實多裨益。如閩口委員吏役人等藉端刁難需索，仍行分別參究

外洋失事，因先行會勘、以杜推諉，以省羈累也。查海洋失事，如内洋者，可某山某汛可以指目，若在外洋，不見何汛所轄，一望難界，無可指認，惟海舟以六十里為一更，計算其更數

洋行至被劫處所約有里數若干定為何府處管汛所
轄洋面乃地方官泥於定例遂有報失必弁同汛主閱
行勘分明處定始會勘以致千里遠商守候羈留苦
失物無多寧甘隱忍不報如艇匪大夥肆行劫掠者雖呈
船無名汛主者無報案賊黨之由匪洋面未經勘定致
承緝之責尚無所歸輾轉遷延延及該盜遠颺須難於
捕獲 臣等查閩粵洋面自某處起至某處計有里數
若干自當久已繪有定圖應即將所繪洋面圖冊發
交該管將知照並送部存案嗣後內洋失事仍照舊
例文武弁同汛主會勘處如外洋失事該汛主於隨風

飄泊進口之處、華民船隻赴所在文武不拘何衙門呈
報、俾向隔別詢明、由何處放洋、行至被劫處、係有呈
數若干、即將該事主開報贓物、報明各該處所及
該文武即查照洋圖定為何州縣營汛所轄、係有規
避處分、並知該部指使事主捏報他界者、查出即予
嚴參、該文武查明洋界、一面飛關所轄州縣會營差
緝、先將事主即予釋回、毋容羈勒、至於詳報督撫
衙門、無論內外洋失事、須以事主報到三日內詳文飛
遞、以便接報、令行沿關各口將稅務船隻互相稽核
有貨物船隻、即可知貨船於何處進口、船主何名姓

稽查關口之員役如於文檄未到之先能查出匪船拏獲者

報者、并將照例議叙之員役給所量加賞如奉到文檄能拏獲者

倘接密查出飛移所至地方將盜犯拏獲者亦免其失察

不免處分如此則辦理簡捷不致羈累遠商而查拏迅

速賊盜亦可無從漏矣

租船之弊宜分別定例以靖盜源也查例載官民私將自

造商船租與他人及租之者俱各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失察

之官分別罰俸一年此蓋指並未為匪者而言之又查第

違禁貨物例內有船主在籍而船隻出洋者並未查問

船主之語並無項列為匪并無船主作何治罪明文今查

各案盜船，無不出於租賃，係船主知情分賍者，應照窩主窩藏例分別治罪外，其餘除加枷杖之外，別無他例可援，不足以示儆戒。閩省租船為匪，船主即不知情，亦應請照失察盜賊接濟外洋原保結之人杖一百徒三年例，設以杖徒，船隻入官充賞，其失察之地方官，並請照原例加倍議處。如船主實有事故不能親自出洋，別令親屬押駕出洋者，許赴地方官呈明取結，將親屬開填，入照方許出洋。如未呈明，即以頂冒論罪。庶圖利之徒不敢輕于租賃，而將匪亦無從頂冒矣。以上數條，臣等悉心再三籌核，務期可法切實，不為虛文，使得永要不致稽

擾而於察緝巡防之法更加嚴密(合併聲明)

旨慕稱係由諒全自籌措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籌巡哨海島事宜 乾隆五十三年

廣東巡撫臣郭世勳謹

奏為確查圍洲海島情形並籌辦巡哨事宜恭摺具奏仰祈

聖訓事竊照臣福康安具奏請查海島房寮事內稱廉

遂溪縣屬之圍洲海島孤峙外洋易藏奸宄請酌撥守

備千總外委等員弁兵三百名移駐該處以資巡守其

應設炮臺汛防戰船等項俟准部覆另行

題

請籌理飭該處即令勘估核議具

題

等因各在案當經督臣福康安會同臣札飭該鎮

道府親詳加查勘具覆去後緣圍洲孤峙海中其地雖

查雷州府屬洋面西南實分雷瓊廉三郡洋海之間距海安海口硇洲門各協營海口二三百里不等因其地居險僻洋面間有潛赴汲取淡水惮泼船隻是以於此變移駐兵巡船不能泊近且易截捕追擒於洋面形勢實為扼要但移駐之處必須通盤籌畫庶臻周密方可一勞永逸關係綦重不然恐日後仍多掣肘是以福康安在粵時飭據該管道府知會查勘復核情形未確即籌議案同詳議會　臣覆查惟所籌方妥善正在辦理間福康安欽奉
諭旨進京復行咨　臣再加確勘務臻周匝方可具
題不必以原奏移駐之先稍存遲延　臣署督篆委員覆查

撫僅勘，並據雷瓊道俞廷垣、雷州府知府
馮埥、前署遂溪縣知縣孫樹新先後具詳：潿洲西南
附有颶風，拌發飛沙走石，極難飛常，該洲良人潛赴墾
採要屋搭蓋草寮，多被風暴擺搖，今若建蓋兵房
營汛，風害搖難保經久，且田面俱係頑石，隨淤但現淤積
沙泥，又復沖刷無定，不但一遇暴風，戰船難以灣泊，即淤
淤足落之後，尖石鱗列，停泊亦多窒礙，而淡水又止有一
處，源埕淋細，不足供多人食用，其中雖有可墾地土，將田
刈除草礫，只可種植薯粮，水田須建築基壁，以禦風淤
墾築均需時日，及兵丁屯紮駐防，即需運米接濟，重洋險

阻、輸栽殊費周章、該處又不產竹木、麥豆與生芽草等（□□）

此又無可資煤買賣、察其情形、據實奏辦、並候圖等

假若未、臣恐該總兵道等以可閒劇、仍在畏難藉地推諉、

查蔣等率又復遷移、申論、詳考輿圖、該處情形、實係

如此、伏思

國家設兵置汛、本乎因地制宜、如采園洲地方、業有田畝、足資耕

採、洋船往來、所用戰船係於停泊、礙應汛防、無虞颶風吹

刷、台灣此營一帶、添設兵防、全資聲勢倍壯、可使奸匪無

鉅、當據實奏請、動

帑辦理、不敢姑存節省、稍予因循、今經福康安與臣歷次飭查、

該處實難汛兵防守，即未便因有前奏，轉率請裁，以致將來
黎附始終恃其添設兵防，難為乘隙，而巡哨亦加周密，查
乾隆三十一年前督臣楊廷璋查勘團洲情形，已以該汛未
便責成該管之海安營及附近龍門協，每月會哨兵船赴
團洲巡哨，久經咨部遵行在案。但前議並未定巡兵額
數，備弁亦未有責成，各協營視同具文，行故了巡防，殊懈廢
必須定之。臣酌量情形，團洲毋庸專設防汛添置兵額
查海安營額設兵八百二十六名，龍門協額設兵八百九十五名，足
數抽撥。請循照福康安原奏，撥兵三百名之數，即於海安
龍門兩協營水師中每營撥派兵一百五十名，每月責成龍

[illegible]營遊二[illegible]
門協副將、海安營遊擊、飭令千總外委各一員、帶兵弁
丑名、配駕哨船、會赴圍洲、按段巡兵具結、聯絡通報、下
月仍由龍門協營先行撥派、更番出巡、並令該副將遊
擊嚴密督查、如能實獲盜匪多名、即
請分別升賞、如或任其偷安、致有失事之處、或盜匪較赴
圍洲潛行停泊、及冰而將員弁駕之兵丁及該管副將遊
擊、一併分別參處、又圍洲東南斜陽一島、與圍洲相去僅
三四十里、一律責令兵弁兵帶巡查、以昭慎密、如此始無
駐兵設汛之名、而有備盜巡洋之實、務程似屬周妥、仍因
該鎮補陽陸路各營、查次查出將名有碍之處、是以將程稍

聖鑒

匯是否如斯伏乞

訓示

籌海防政治 乾隆五十九年

山東巡撫臣福寧跪

奏、為查閲登萊青一帶海口情形妥協辦理並就現在情形酌籌核實辦理、以期益臻穩謹事、竊臣前奉

諭旨垂詢沿海緝盜事宜、仰見

皇上綏靖海洋、惠安商旅至意、臣業將此盜風久已平息緣由恭摺具

奏、並聲明於查閲營伍之便、順道查看海疆

聖明批諭

訓勉、諄諄、至微不遺、欽服臣旬首趨往、先赴青州登州萊州、濱海

各郡、登武縣之方原、查閱營伍、暨道確勘各海口、目擊情形、參以訪、並與該文武等籌防務、以為善後求全、查該海一帶、南至江南交界之鷹遊山、北至直隸交界之樂陵城、接壤天津海道、三千七百餘里、東省防堵之要、以安東膠州、即墨文登等營分設都司副將、奉諭等處要堵海口、登州郡城即係總兵駐劄、又有水師三營分設遊擊守備三員、戰船共四十號、僱覓大小船隻、歸營操演、水陸營汛星羅棋布、、諸向以宜查之處看捕、撥之處實難久遠、循現在海均足敷、軍械器具亦俱完整、覈用可以有備無患、所有查一處苗因遠處船隻得任停泊事。

旨飭

查經護撫江蘭以應否添建礮臺撤風洛詢該縣謝臣柱任後接護程登州鎮移催擬請添建礮臺一座酌撥弁丁一員帶兵二十名撥看防守並需添建營房等間旋臣親往閱看該處距登州府城東北六十里延袤十餘里並非海道必經之地向來一切商船前往天津關東貿易間有停泊商為避風者而風水順利所經由大洋乃竟多須在該處寄碇是此處原非扼要之區若遽為添建礮臺抽撥弁兵常年駐守似覺虛設況該處距鎮甚近須可隨時抽撥巡哨無庸建設礮臺移駐弁兵往多靡費惟估修礮臺搭建礮手修造戰船酌添哨船

題　奏

等因、現已悉心籌辦、妥協辦理、查各海口舊設礮臺、共
二十九座、均能依憑險要、布置周密、臣細加履勘、所有扼
要做法並嚴、派軍大員撥兵守護之處、悉臻妥協、此內
險要之處、金口古鎮口二處礮臺尚屬完固、所餘十七座
因閱年久遠、多有坍卸、均應及時葺修、前經藩司江蘭
於護撫任內將應修礮臺情形
請動項修理、共估需銀六千餘兩、茲臣將節省估、所有應
修礮臺共需銀三千六百九十餘兩、現在飭司照例造冊到
日、另行
估、一面飭購料物、次第修築礮臺、一律堅固、以壯聲威、其沿

海徼汛撥之處如知己諳地方者隨時指補、無須動項料理
又查徵兵一項、向來係照隨習、每以庸弱兵丁充數與鑑
營之雖有熟諳者不多、臣請飭將備留心揀選頭兵與
學習、不致有名無實、又查東省戰船係東省水師各營
、實每處各有戰船船四隻、逐一驗閱、殊欠堅利、查其一船
須得一船之力、務期完整穩固、方可供備補而耐風濤、仍細
加修葺、雖為無偷減扣尅情弊、但向遇大小修及拆造之
年、均歸海防同知一手經辦、而船工一切匠值料物須赴江
浙採購、所有頒發正帳銀兩、不能時價相符、勢不敷用、在
承修之員未免涉於遲誤、且同知係佐貳微員、之難

往此處務應請照閩浙之例改歸登萊青道經管督同
水師營將備詳慎辦理現所有全現戰艇船即交該道派
熟悉速籌妥協以專責成而收作保安靜之效臣與司道等
自行不同捐辦以歸一律覆實又查東省情形向於三月間降
皆北風可行自十月至次年二月從不駕駛出洋此數月內商
船照常往來若無巡哨直被匪回詢漁戶按稱本今春
初海上風力較猛致船身笨重難以行駛即本日船隻出洋因
山東海口天然收泊於島嶼間大船議使前往而行
新雅舊行進者甘謹查所有兵船安情但海洋浩大船
究難隨時巡哨而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亮無巡哨出洋

奏

是詰奸緝盜務(稽)為文周密應請交汛添建小哨船處所需工料等項即於現在節省修葺墩汛銀兩動支造報此項船隻免其俱令在洋梭巡瞭望一有自力呼稱派哨兵查拏盜匪並一舉兩得以應上行籌畫各了且一面具一面即次第辦理去以備之必俟秋冬出洋與行兵之不准溢等充數以及定保甲稽查之法詳寫探訪結之務求能實心辦理海洋自可益臻寧謐矣

籌劃洋匪章程 嘉慶九年

兩廣總督臣倭什布廣東巡撫臣孫玉庭跪

奏為酌議籌辦洋匪章程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粵東剿捕事宜臣等備察情形現有應行變通籌辦之處先經臣於恭摺奏到

硃諭摺內聲明專飭司道等悉心妥議另行奏請

訓示在案臣等伏查粵東十府三州幅員遼闊其中廣惠潮肇高雷廉七府俱係海濱之區瓊州孤懸海中絕無依恃海道自東至西約三千餘里東與閩省聯疆

西與越南接壤，形勢險要，廣東遠甲於他省，自古迄今無不以防海緝盜為要務。溯查乾隆五十四年以前，沿海窮民貧蹇，什伍糾結，伺劫商漁船隻，無非大幫匪踪，敢與官兵抗拒之事。迨安南阮光平父子有國，慣以恭賊為犄角，集內地亡命，給與礮火米糧器械船隻，俾之出閩粵洋面擄掠，則劫掠盜匪出有經年累月之糧，歸有消銷窩頓之地，伙集日多，勢遂甚於自安南窩船而來也。一由白龍尾及大蠻番各洋，緣白龍尾附近江坪乃皆盜之所也。一由順化港而四維州洋面，緣順化港為安南富春門戶，富春乃國都也，此兩處皆船隻聚泊，粵

洋船百餘隻、或數十隻、或去往至直隸福建浙江各省飽
掠而歸、仍由原船駛入江坪窩藏、沿途雖有勦捕、然
不過將巡洋各營水師全用米艇配兵東西堵擊、究
有擒獲盜船多則力敵、而沿海口岸村莊亦被搶、以致擾
此數十年來安南養賊及官兵在洋擊賊之情形也、
今自阮光纘失國之後、新舊阮福映既知大義驅逐
奸匪、當日之為舊阮所信寵留者已被革逐、俘獲
則仍竄回內洋、復為伊依、出沒為奸、該匪等遂有決
缺糧資、退歸又無巢穴、故常在粵東洋面遊奕、伺劫要
幫水師兵船常川在海緝捕、匪船站腳不住、又無從得拿

是不駕船集夥，於所在港汊潛行駛入，登岸劫掠村莊，及兵分則勢寡，合則顧此失彼，往往聞信追拏，匪船已揚帆而逸。此近日越匪猝聚猝散，不時潛劫村莊，官兵大幫在洋，雖欲仍分之情形也。查叢海捕盜原無一定之規，就目前情形而論，以千百無藉之徒，久依滄波未根之徒，又不能退入越南，除登岸劫掠之外，別無生計。查東省自東至西沿海礮臺一百座，駐紮兵丁止三千七百四十餘名，而水師出海官兵僅有數千兵在船，既不敷更番替換，又不能堡戍淺防，而有在洋主緝捕防堵之責，必須巡行島通要塞，執勞務為彼勞而我逸，以待彼逸而我勞、

方可保靖海疆、第除患宜先覘苦与藩司彥季集司郎屢
書東湖東道吳俊等再札商程、隨採訪輿論、參酌於
素所常為、敬為我

皇上

陳之、

近海村莊、宜勸諭各該堡築城以取守望、查備之法
在漳所利於戰者、所利於守、現在各港匪船或數隻
或數千隻、僅吞呼咽喉、肩隨出入之不窺伺關和、而
沿海居民、一村或數十家、或數百家、陸因賊至、即挈男
婦財物、紛紛逃避、所攜取不及之物、槩為所掠、其無村
無街落、隣爲石棲、恣匪來去、以致如此、應請於各府州縣

沿海村莊勸諭居民，趁以秋冬，多設堡城，城上建樓，樓置砲
故，更由居民建設堡城者，多令設立望樓，每日由村中派
出丁莊更番瞭望，遇有盜匪駕至，即鳴砲集眾
本村之民與鄰村之民，內外夾擊，合盜匪自退而亡
圖，不得有惟恒怯茶退者，實與盜之子民，築堡建樓
一切經費，合同村之民，富者捐資，貧者出力，著落三
成，紳耆從可見，予所有需用器械，應為置備，如此彼
相倣效，予可成此一村如一家，千百村如一村，而守望之
勢成矣。
近海無業奸民，應隨查令，剔出籍，以絕盜匪之窩線也。

查通省海岸三千餘里，凡有港汊，即有村落，距海遠近不等，海盜鮮實洩，原不敢輕易入港，因有村落奸民，房屋姻係，或代消贓物，或替僱船隻，或往來村民熟實之家，引盜入劫，劫後分贓，盜去而人不能盡問，此等暗盜窩藏為一方之患，應請令各府州縣申嚴海疆保甲之法，每戶給一門牌，每十戶設一牌頭，每十牌設一甲長，累至千設一保正，其內村小戶稀不成牌甲者，附從別村，容為牌甲，統歸保正管理，凡有外來流棍，擇寄地坪，民奸者及通盜引盜者，許保正牌甲等聯名密稟，本地方官督飭擒捕，一經審訊，即分別罪名重輕，隨時據稟，若不先首，系獲盜、

一

質証，按諸目下，此十三村内之匪，即係一帶海上之盜，於捕務實

為有裨。

艍船、舡艇在所須備者也。查粵東水師各營額設艇

船艇船共八十三隻，歷因各口緝捕，而查巡閲鎮看礮臺閲鎮，

但居高臨下，礮力可以及遠，不能繫泊追攻，設此船艇配兵

駕礮，以為守禦之計者，一定之礮臺，即有一定之船艇，

名為戰船，實為水城，昔人創制，具有深意，安者更此前增

臣去歲因船艇重笨，不能追賊，

奏明各營船艇船四十七隻，以米艇改補，仍出洋捕盜，俟年內

查明打造時將照米艇式樣打造，而實在各營之船艇遂處

則汛守處所口岸甚有關係且部定成式奉行日久之一旦更張辦理亦多窒礙應請查照現在應行拆補船隻之米艇名色全遵但原汛防守尚未打造時仍將船隻成式打造則汛守不致無虞而實亦不靈利濟矣

水師應行要擊剿也查通省先後備造米艇及撈繒船隻共一百七十三隻數年來除遭風被劫之外現存九十隻內除虎門、崖州、海安、海口、硇洲、南澳、澄海、海門、達濠、甲子原派米艇在於本境防守外其餘每年二隻俱係撥替及左翼碣石兩鎮帶領出洋剿捕勢不為不壯無如賊艘散漫情形多詭而兵船宜合不宜分以大隊之兵驅除零竄之

賊、我東彼西往、初左修老力疲、不能兼顧、且恐斷船復運、
犯安擊剿、以收實效、查本門居粵東海道之中、東西兩路
有事、中權呼應最靈、應請將兵船陸撥補船隻、多其
平日即內原以防守、並查該口岸、如有事船備禦之需、尤
於此內撥守外洋船隻俱令停泊虎門以內之深僻地方一同
備差、相有營兵、隨同缺將弁兵丁赴捕、如船隻不敷、隨
時酌量添雇、務使兩回、如此搜捕勦堵、兵船不致缺
乏、聲勢既厲、老呼應倘遇警、於捕務較為有裨、至仍
整飭船隻、仍照舊定章程辦理
至募鄉勇、宜責成紳耆籌畫加激勸也、查滘正所

駕閩船大船、亦依樣揀好者、仍從三板脚艇、亦依樣載多人
以好勇擊海賊、座席以逸待勞、惟是海岸三千餘里
非逮乎餘粉如若於同時團練鄉勇給發口糧、似不
特經費不貲、此恐良莠莫辨、粵東沿海各村各鄉
之民固多、而大家殷實、者亦復不少、其中仍有諳正
誠實堪以信任之紳耆、伊等各有大家、寨不自畏從護、
而於村長中孰良孰莠、見聞尤為親切、應請令各府
州縣沿海地方、各村各舉一二人為領班、飭令村之大家
出力者出資、各募誠實精壯鄉勇、多寡各隨其
便、平時訓演習技勇、遇盜劫爭赴堵禦、第此村有警彼

村莊、民壯衛禦之日，官給口糧，其救護得傷加賞賚，均於通
省鹽務盈餘項下開銷，並將名冊移行校閱為分，如有
禦盜不力，闔莊不救，以致失事者，查明將該鄉勇及頭班
或分別示懲，寓於私募之中，仍復有為激勸，並以私兵
為公，而比戶保甲成堅壁矣。
巡緝洋盜，而先清土盜也。查通省各名口岸，但設有礮
礮臺及巡防文武員弁駐劄，而已能支防收汛各通
舟楫之處，多有無籍奸民，改以捕魚為名，或於裝運
等洗虎艾船，奔為洋匪勾通，順風送信，無所不為，於
通省船貨船告集，惟中件報貨物止票出船，仍勒

緝所賊、不滿所欲、將船燒燬、此等土匪聚散無常、最難
查緝、即使查確追捕、而彼將船隻駛回小港、船中不過
留網捕魚之具、更人則已登岸、荷擔挾械、亦不能指
其為盜、應請通飭各府州知、於所屬通海港汊沿海村岙
莊逐一履勘、先行查明註記、一面將此項漁船丈量、除
樑頭在六尺以內者毋庸查禁外、其樑頭在六尺以外八尺以內
船身長二丈以外三丈以內者、即繕給無照、勒遵情弊、
將該船編列號數、五隻船互保、切領照、出海捕魚、務須先
赴守口汛官查驗、收泊船中並無礙械、其舵水舍末梢
之人數並名不過五名、其方准放行、入口時亦令赴汛查驗、

船中止有魚斤並無別項貨物方准放入如出口不逢查驗

即將該船押解先以充蔽餉又兵丁得贓受故文官失察

查出分別治罪奏等再查漁船標記丈尺以外船冬之夾

以杜其志已不在捕魚應將該船打毀改造庶透源可清也

出洋水師官兵現在設撤應令繞防礮臺口岸也查通省

礮臺一百座按照需用不敷再守臺兵丁止其三千餘名防

堵尚覺稍單兩應海岸修長港汊歧互路通可以登岸之

處不必盡在礮臺左近應請將量地方情形於緊隘處

所由該標協營寨派撥兵丁更番防守以補礮臺兵力

之不及至礮臺原設之兵如有疾病事故尚須撥補更換

現當防範緊急之秋兵力宜多應將通省各炮臺兵
額即於本標兵丁內酌量加添其防口緊之船路等
處亦分派布置寧謐毋曠飭令各村莊有鄉勇添派
又無須多兵以逸待勞防範更臻周密此項兵丁由本標
撥防本地礮臺與配船出洋涉歷風濤者有間毋庸
再給口糧以節糜費並飭該管將各兵每月按名具糧開
送該管道府及附近州縣點驗如有短少隨時參革
請參辦
嚴查各處米糧火藥以杜接濟也查盜匪食用所需
惟米糧利器所需者惟火藥最缺此二項即難為匪矣

內地奸有莠民、利其重價、私將米糧偷運出洋者、該管而
營口岸、中途而禁止地方者、私藏民家、藏匿由
陸路營盤者、百之一二、由商販裝船運海者十之八九、每州
知出海地方、要隘口岸、而遠數處、若非兵役日視何能
偵漏、應請酌委明幹之員、專駐其地、會同文武知照該
管捕巡、各路查拏、並許居民首告、如實係搭濟盜賊
米石出洋、或竟出兵役知情賣放、審明從重擬即置之重
典、毋多設名目知其查拏有效、其出洋偷漏者、責成隨
之、並令各將知每月將有無偷漏之處通年如有捏飾
即行參處、以上各條、謹將臣等意見、不及緣由、敷陳、仰祈

聖訓所示、如蒙

鑒之、所有各條內詳細可否、臣等另行斟酌咨部、惟是法

制因宜隨時變通、而辦理尤須力求不懈、如何之處、

仍奏候上憲文、臣惟有督率文武各員竭力

認真妥辦、冀收實效、以仰副

皇上綏戢海疆

勤奉訓誡之至意、